

面相对三部曲
之

Memoranda

记忆之岛

[美] 杰弗里·福特 (Jeffrey Ford) 著
何文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1712.45

Memoranda



记忆之岛

[美] 杰弗里·福特 (Jeffrey Ford) 著
何文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之岛 / (美) 福特著; 何文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9

(面相师三部曲)

ISBN 978-7-80225-627-9

I. 记... II. ①福...②何...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5215 号

Memoranda by Jeffrey Ford

Copyright © 1999 Jeffrey Ford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记忆之岛

(美) 杰弗里·福特 / 著 何文 / 译

责任编辑: 李 曼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240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一版 200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27-9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1

从记录下那座铜墙铁壁城的衰败过程至今已经几年光景了，我一直觉得没有必要再次动笔。在那个故事中，我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名面相师沦落为一个怯懦的凡人，又如何在这威璠这片田园般的小镇定居下来。但是，过去的几周中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必须再次动笔提醒那些毫无戒备的居民。我要告诉他们，天堂有个魔鬼在作祟，它肆意妄为，通过重现历史在人间招摇撞骗。那些饱受摧残的人们对现实世界变得越发冷漠，寄欲过往，他们的灵魂渴求在此地此刻得到磨炼。记忆萦绕在脑海，点滴仿佛在眼前，我要用白纸黑字就像猛地一下子关上装满蜜蜂的蜂箱一样把它们永远保留下来。随后，我就逃向北方，在那片广阔荒芜的彼方世界里迷失自我。如果仅仅因为我亲自执笔，又是在回忆往事，就认为这些艰难险阻唯我独享，可就大错特错了。死亡似乎有许多种定义。

还没来得及等人们安顿好，威璠城的集市就俨然成为了嘈杂的贸易中心。这里的物品交换，不单单局限于本地区的居民，还吸引了不少从拉特罗比远道而来的良民。就连那些远在南端的康士坦茨湖（Constance）的居民有时也会光顾这里，他们乘着帆船，满载着香料、手工编织的布料以及家庭制作的渔具，希望能够换取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或是新鲜的蔬菜。我们的居民对于囤积和收购食物已经习以为常。然而，最受那些外来者欢迎的还要数我们从铜墙铁壁城的废墟中带来的高科技纪念品。

在集市里，一块像黄铜齿轮这样的废物就可以换得一条质量上乘的毛毯。那些居住在河边的人把换来的这些东西拴上绳子，佩戴在脖子上，当作充满神奇力量的护身宝物。而我们却在暗自窃喜终于摆脱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各取所需，因此没有任何偷盗引发的争论或是谴责。那些临镇的人在附近居住了很长时间，因而性格更为粗暴，但他们仍然和我们一样，平静祥和地生活着。我们选择的这个安家之地，盘落在两条河流的十字交汇处，因而弥漫着一股独特的神秘气息。

我每周去一趟集市出售从野地和森林采来的草药、植根和树皮——是易和他的儿子在离开这里前往彼方世界前教会我这门手艺的。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前去拜访邻居们，并相约一起去探望那些怀有身孕的女人。自从亚拉的女儿呱呱落地，人们中间就有了这样的传言，说我是个接生能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

已经为至少十五位产妇接生过了。为产妇接生，可以帮助她们缓解痛苦，因而我的心中备感宽慰，希望自己这样做能够在那个虚幻的世界中，赎回之前所犯的滔天罪行。

几周前，我把那件从未想过拿去交换的物品带到了集市——那块绿色的针织面纱，是亚拉留给我的。几年的时光已经逝去了，一直以来，它既是令我费解的谜团又是我心中的慰藉。在那些夜晚，每当孤寂来临，我便从床边的柜子中取出那块面纱，把它紧紧地握在手中，静静地感受它带给我的一丝平静。甚至，我有时会和它说话，想要问出亚拉把这块面纱留给我的真正意图，仿佛面纱之后依然遮盖着她的脸颊。我经常扪心自问，那究竟是她原谅我的标志还是一柄时刻提醒我所犯之错的利器。

就在要动身去集市的前一个晚上，我被叫去为一位产妇接生。那位母亲安然无恙，婴儿却不幸夭折。我足足花费了一个多小时，尽力去挽救这个小生命，但似乎从一开始，我就清楚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徒劳。面对这个悲剧，没有人对我有半句责备之言；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我当时的心情糟糕透顶，却并没有任何自责之情。在穿过黑夜回家的途中，我驻足仰望那星光点点，广袤无垠的天空，突然间释怀了，而原因却不可名状，至今仍然是个谜。我终于甩掉了一直以来背负着的对过去的责任。突然间，一个念头闯进了我的脑海：“克雷，不如用那块绿色面纱去交换其他物品。既然不能随便把它处理掉，那么无论交换到什么物品，或有着怎样的征兆，必须要去找真心换取这块面纱

的人。”

第二天，整个集市熙熙攘攘的，那里聚集着讨价还价的商人，追跑打闹的孩子，还有一群老人，他们自娱自乐，高谈阔论，正在谈论着那些充满了喜剧色彩却又让人心生警惕的故事。我的左肩扛着一包草药，在这个嘈杂的地方来回穿梭着，企图能够找到买主。

刚开始，我只顾着忙碌自己的生意，推销着自己的草药。我是这里的老商户，人们都知道我的草药货真价实。只要他们告诉我哪里不舒服，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哪种草药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痛苦。几笔交易过后，我换来了线、鱼骨针、盐和奥丽埃纳粉（Orlan，一种生长在南方的豆子，用热水冲泡便是一种能让人浑身发抖的饮料）。接着，我拿出了那块面纱，看看能不能用它来换点儿什么。

一见到那些老主顾，我便迎上前去，他们像往日一样彬彬有礼，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这块面纱的来历一清二楚，因此谁也不愿意多瞥上一眼。虽然亚拉已经离开很多年了，她在威璐居民的心中仍然是个神奇的人物。绿色面纱后面那张诡异而恐怖的脸、面纱诅咒死亡的神奇魔力，都令他们望而生畏。我用它去交换一块从亲人身上扯下来的裹尸布还差不多。

我的好朋友酿酒商詹森·瓦特（Jensen Watt）酿造的乡间啤酒（field beer）广为人知。此刻，他正向我走过来，他走到了我的身边，把双臂搭在了我的肩上。

“克雷，”他说道，“像面纱这种私人物品，没有必要拿来交换吧。你需要什么，我就在太阳下山前送到你的住所。”

“我想要把这块面纱交换出去。”我说道。

“你曾经帮助过我的女儿接生，分文未取；上次玩牌的时候，我又输给了你。即使这样，我也不能从你的手中接过那块面纱。你拿着那个东西晃来晃去的，弄得整个集市都人心惶惶。”

“我可不能再把这个诡异的东西放在家里了。”我告诉他。

“那就把它拴上一块石头，然后抛进河里。”瓦特说道。

我摇摇头说：“我一定要找到愿意得到它的人。”

瓦特放下手臂，他的身子后倾，手指在胡子间来回穿梭着。“不如去我的酒馆试试吧，那里有六个拉特罗比人，我去年春天向他们借了骡子，他们现在正喝得痛快，想把骡子的钱喝回来。其中一个已经酩酊大醉，想必已经失去了判断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面纱的故事。”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穿过集市向酒馆走去，可还没等走到酒馆，就听到身后的货摊纷纷传来了窃窃的低语声。“快瞧，快瞧……”我听见有些人这样说着。我猜测或许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我左手中的面纱，便回过头去看，可是却看见他们纷纷指着天上。

抬头望去，只见一个怪物从高空盘旋坠下，速度飞快。怪物那副巨大的展翼足足有五英尺宽。它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乌鸦，但却闪着刺眼的强光，金属的双翼折射着太阳的光芒。人们聚集在它可能落下的地方，四周一片寂静。那个怪物带着机械的高雅，静静地滑落在一根六英尺高的旗杆上，铬制成的利爪钩住了

那根位于集市中央的旗杆顶端。

那个怪物坐在旗杆上，左右摇晃着脑袋，望着它，我的心凉了半截。它的那双金属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好像在扫视着集市的全貌。它每活动一下，便会从身体里面传出一阵机器旋转的声音，它的身体上没有任何毛发，光秃秃的。站在我身边的人全都面带微笑，好奇地望着那个怪物，猜想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我知道谁才有这种魔力创造出这个金光闪闪的家伙。

当它终于张开喙，吐出德拉奇坦·比洛机械化了的声音后，我刚才那个恐怖的猜想马上就得到了证实。接下来发生的将是一场噩梦。我们摆脱主人的控制已经整整八年的时间了，邻居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的声音。我想要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赶快逃命，但是话在嘴边却怎么也吐不出来，腿也像灌了铅一般。

“威璐的居民，你们好！”那只鸟说道。它拍打着双翼，孩子们各个拍手叫好。“自从上次相见，你们一直都忙忙碌碌的。现在，是该睡一觉的时候了。我们在睡梦中再见。”

听到这只闪闪发光的大鸟的这番话，人们的眼神中突然流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那只鸟尖叫了一声，就像适应不了马力剧增的机器一般，而此时人们的脸上早已写满了恐惧的神色。“快趴下！”随着詹森的一声大吼，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时间，运转的机器、弹簧和金属碎片夹杂着滚滚的黄烟。

我的耳边充斥着人们的尖叫声和啜泣声。大家落荒而逃，却又撞在彼此的身上，有些人不幸被撞倒，便成为了别人的踩踏之物。不知道这令人作呕的烟雾中

充斥着什么化学药品，我的眼睛一阵刺痛，刹那间泪流满面，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一眼望去，只见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黄色烟雾，那些烟雾远远要多于爆炸扬起的粉尘。然而，幸运的是，我的手中拿着那块面纱，便马上用它遮住了嘴和鼻子。

我跟跣地摸索到河边，那条河就在集市的尽头。我努力擦拭双眼，想要看清楚堤岸的边界，但是，就在我走到河边的时候，肩上的背包突然滑落了，我顺势一下子跌进了河中。就这样，我任凭自己一直沉下去，十足像一个活死人，河水包围着我，缓缓地冲刷着我的身体，洗净了我眼里和身上那些刺激的黄色烟雾。我一直待在水里，直到必须换口气的时候，才浮上水面，猛地吸进一大口新鲜空气。我一直等到身上那些带着主人魔法的烟雾冲净后，才游到河边，爬上岸去。

我的耳边回荡着从身后的集市传来的受伤者的呻吟声。我心里十分清楚，必须马上回去助他们一臂之力，但是此刻，我头晕目眩。“先休息一会儿。”我对自己说着，便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我的双眼盯着空旷的天空，大口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的脑海中只有比洛，我们曾经认为可以摆脱他的干涉，现在看来，那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就在我努力平静下来的时候，思绪把我拽到了铜墙铁壁城，在那里，我是一名技艺高超的面相师。我被比洛施加了魔法，长着一副凡人的面孔。我会用钳子量出市民额头、颧骨、下颚的数值，用来辨别他们的品行。主人有着自信而神奇的魔力，并在科技方面极富造诣，因此我对他的面相术深信不疑，相信只要看上一眼书皮，就可以正确地判断出书

籍的内容。结果，我通过一个人耳垂的形状，就擅自安排了那些男人、女人或是小孩的命运。我甚至把一些无辜的人送进了地狱，而仅仅因为他们的额头十分突出。

外表可以决定一切。我满怀傲气，甚至相信只要用自己的手术刀改变一个年轻女人的外表，就可以增加她的德行。最终，我深深地伤害了她，那个我心爱的女人。她只能用绿色面纱遮住面颊示人。当我看到自己亲手制造的丑陋时，才看清了比洛的本质。于是，我开始费尽周折地扰乱他的法力、推翻他的统治。上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站在铜墙铁壁城的废墟之中，身体被捆绑着，还有那个可怜的狼女，格里塔·赛基斯（Greta Sykes），他的头顶上方有一只魔鬼盘旋着，而那个魔鬼正是他从彼方世界带来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曾这样说过，“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真是壮观。”那个梦中的景象正是刚刚在威瑙的集市里上演的一幕。

我浑身湿漉漉地赶回集市，途中，那片黄色的毒气已经逐渐消散。其他逃走的人也纷纷赶回来伸出援助之手。那里遍地都是躺着的人。我们听不见痛苦的呻吟声，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一个死去的孩子映入了我的眼帘，他的额头上嵌着那只鸟的银色喙，就像一把匕首，让人触目惊心。有个女人的脸被炸了个精光。集市中，一共五个人死于这场爆炸。还有另外十八个人躺在地上，他们虽然还有一口气，却深受黄色毒气的毒害。那些受害者的脸上没有一丝痛苦，像是在享受下午的小睡。他们睡梦中的那份宁静，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我努力地为那些躺在烟雾中的伤者和昏迷不醒的人包扎着。其他人则帮助清理尸体。我的耳边充斥着一阵阵受害者亲人的咕哝声和咒骂声，在这种环境中完成这个任务，实属不易。虽然人人都头晕目眩、身受重伤，我们却齐心协力，尽一切努力控制着局面。就连外城人也加入了进来，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看见詹森能够幸免，我高兴不已。他带领那些微醉的拉特罗比人来到河边，提些水回来，希望能够唤醒那些因为毒气而昏迷不醒的人。

这下，我袋子里面的草药和草根派上了大用场，我把它们制成药膏，涂在伤者的伤口上，避免感染。我给那个痛失爱子的母亲服用一些像猫头鹰胡须一样的东西，希望这样能够暂时安抚她的情绪。那是一种只生长在古老的紫杉顶端的纤维苔藓。但是我知道，就像她正在颤颤发抖的丈夫一样，这不可能从根本上减轻她永远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了唤醒那些不知原因沉睡不醒的人，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我把薄荷叶放在他们的鼻子下，把冷水泼到他们的身上，或者轻轻地拍打他们，就在无计可施以后，我们就在他们的耳边大声地呼喊他们的名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死死地睡着，脸上挂着轻微的笑容，好像在睡梦中来到了天堂。

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安葬了所有的死者，又把那些长睡不醒的人送到床上，我这才动身朝家中走去。动身前，我向詹森借了一身衣服换上，我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些人，坐在河边借酒消愁。大家都小心翼翼，对谈论的内容格外谨慎，主要是关于那些死者。那个黄色

的烟雾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至少问了一遍，但是答案却无从知晓。此情此景之下，这个问题远比“他们还会醒来吗”好得多。还有一些想法，大家都心知肚明，却没人愿意提及。比如我们都清楚必须对付比洛，但是那却意味着回到铜墙铁壁城的废墟去。或许除了杀死他，我们别无选择。

在穿过草地回家的途中，我在昨晚停留的地方再次驻足，抬头仰望天空。我把手伸进了口袋，摸出了那块绿色面纱，仔细地端详着它。就算有人愿意和我交换这块面纱，我也永远不可能忘记它。或许正是它让我保住了性命。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燃烧的蜡烛照射出刺眼的强光。我害怕会在梦中遇见恶魔、狼人或是会散发毒气的巨鸟，那样的话我会不知所措。我的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把石刀，时刻准备着对付比洛，以防他突然现身，而我的左手紧紧地握着那块绿色面纱，那是为自己而备的。

2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阳光洒进来，照亮了整个房间，这时我才终于可以肯定，比洛并没有潜伏在黑暗中。我这才托着僵硬的身体从椅子上站起来，爬到床上。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坐在那张椅子上，时刻戒备着。此刻，我一头栽倒在了床上，就像昨天一头栽进了河里一样。我刚刚微合上双眼，就听见敲门的声音。

“克雷，你在家吗？”门口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耳熟。原来那是瑟米亚·胡德（Semla Hood），我曾经为这位少妇接过生，她的丈夫洛恩（Roan）经常和我一起去钓鱼。

“他不在。”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连滚带爬地坐了起来。

“克雷，拜托了，你一定要来。大事不好了！”

我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门口。昨晚，我一直都穿戴整齐，时刻准备采取行动，所

以根本就不需要换衣服，只有这一点让我感到些许欣慰。我把门打开。

“克雷。”她说，“洛恩睡着了。”

“真是令人羡慕。”我边说边用手臂挡住眼前明晃晃的亮光。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是说他一睡不醒了。”她说着话，脸上写满了痛苦的表情。

身体的疲乏将我再一次拉回到昨天发生的苦难中。“他昨天也在集市，也吸入了很多黄色毒气吗？”我问道。

“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去集市。”她答道，“他从来不去集市。昨天，邻居家的小女孩吸进了一些毒气，一睡不醒，她的父母已经筋疲力尽，却不忍心丢下女儿没人照看，洛恩便主动要求照看那个小女孩，在她的身边坐到了黎明。”

“为了把他叫醒，你都尝试了哪些方法？”我问道。

“我用尽了各种方法。”她说，“我甚至把针扎进他的手掌里，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她请求我陪她回家，看看她的丈夫。为了让她不再那么担心，我便和她一起回去了。

“是不是糟透了？”她问道。

情况确实糟糕透顶，但是，我并没有告诉她实情。最开始，我以为是毒气影响了人们的神经系统，让他们一睡不醒。现在我才认识到，我们要对付的是一种疾病，而且是一种剧毒之症。洛恩从病菌侵入体内到发病只不过几个小时而已。我并没有接受过病菌方面的教育，但是，我在大学期间上过生物课，对于这方面的

知识略知一二。我心里清楚，凭借比洛的能力，发现或者制造这种病菌，引发这些病症，简直不在话下。

我来到胡德家，看了看洛恩。他躺在床上，嘴角还挂着那种似曾相识的微笑。我可以判断，他也是受害人之一。

“我该怎么办？”他的妻子担心地问道。

我摇摇头，说道：“让他舒服一些。试着强迫他喝一些水，但是小心不要呛到他。”

“没有其他什么可以做的吗？”她问道，“我以为你或许会知道一些从森林采来的草药，能把他唤醒，让他回到我的身边。”

“瑟米亚，草药无济于事。”我告诉她，“我倒是应该试试别的方法。”话音刚落，我便转身离开了她家。我刚一迈出房门，就跑了起来。

我一口气跑到了集市，那里已经是一片狼藉。集市的北侧入口有一个铃铛，敲响铃铛就可以召集所有威璘的居民召开会议。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另外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面临危难还是三年以前。那次，天空暴雨如注，河水泛滥，冲垮了堤坝，淹没了部分居民区。我现在只希望还能有一些人是清醒的，能够听到我的召唤。我用力拉动绳子，敲响了铃铛。然后，我来回踱着步子，足足等了一刻钟的时间。

渐渐地，那些没有被病魔打倒的人一个一个地出现在了 my 面前，每来一个人，我都会从他们那里听说至少又有另一个人晚上睡着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等到不会再有人来了，我便提高嗓门，请大家安静下来。

“到现在，”我说道，“炸毁我们的家园绝不仅仅是

比洛唯一的企图。现在看来，这一点毫无疑问显而易见。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永远地沉睡，直到死去。借此机会，我们可以希求深爱的亲人们能够醒过来。但是，如果你们足够了解主人，就根本不必有此奢望。”

在场的每个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全都掉下了眼泪。孩子们满脸困惑地抬起头望着自己的父母。看到他们的表情如此悲伤，我才有勇气继续说下去，告诉他们我的想法。

“现在，正是迫在眉睫的时刻。我们必须马上出发，到铜墙铁壁城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比洛，无论如何也要强迫他给我们提供根治这种病的解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这种病不是不治之症。”

“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合作呢？”米利·麦克（Miley Mac）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间传了出来。“我们对他记忆犹新。你曾经受过多少折磨，我们就承受过多少痛苦。”

“我也不知道。”我说道，“但是，如果我们坐以待毙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以及整座家园都会走向尽头的。”

“我宁愿和那个恶魔拼了。”詹森说道。

“双手赞成。”我说道。

“一切都会过去的。”哈斯特·让（Hester Lon）说道。但是，他的话不能让人信服，语气却像是在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没时间争论这些了。我就要出发了。有谁想和我一起去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等到的回应是一片沉默。在这场悲剧面前，威璠的良民勇气尽丧，甚至没有